春秋讞獄

六

而序曰太甲元年則三代以來以始年稱元年者尚矣此固不必為義而傳以此起問蓋疑魯不得稱元年爾何休曰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害經之弊莫甚於此王者以正朔一天下故巡守之所謹者協時月正日而已乃若各隨其即位之年一二以數之此天子諸侯之所同也初未嘗為之禁自漢以後既一於用人正始立號以紀年改號則改年矣而後天下始一於用天子之年非禁其改元禁

皆以長爾何以知之周景王太子穆后之子壽卒王
猛壽之弟也子朝以庶長爭立故告諸侯曰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魯襄公薨無適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以毀卒季氏欲立敬歸之娣子禂是為昭公穆叔不
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蓋太子之弟
亦適也王猛雖幼而壽之母弟是以子朝以庶長欲
立而春秋不與使猛而非壽母弟則子朝可立矣昭
公雖敬歸娣之子而子野非適故穆叔不欲使子野

立此經之明驗傳豈不知之乎蓋但見魯成風以後皆致之為夫人遂立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論何休因謂禮適夫人無子則媵與姪娣更以左右為貴賤以次立其子且以妾子得為夫人此皆於禮未之有聞是亦傳誤以仲子為桓母求其義不得而臆決之以為桓幼而貴隱長而賤所以從而附會為之說也

二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

反書及乎惟穀梁以及為內為志會為外為志似近之而又不辨其為直會直盟者左氏於直會多言會而不盟或以為後有盟而經不書似謂會必有盟者蓋又不知會自會之義而併以會盟為禮之會其失之愈遠也　言寔其失與左氏同傳知其不可通故又為漸進因其可寔而寔之之論其說愈妄桓書公會邾儀父盟於趡何為再字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段不稱弟段不能弟莊公亦不能以弟弟之交譏之辭也段本非篡弒者不得與齊無知當國並言也不地此內外之辨爾在內雖當國不地則不當

公羊之學其妖妄迂怪莫大於黜周王魯以隱公託新王受命之論其說雖起於何休以元年君之始年推之學者猶疑此言不明見於傳或出東漢讖緯之徒假公羊以附會然至於邾儀父盟於眛以稱字為褒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為漸進夫國君即位諸侯求好而求盟春秋之常事也何獨於隱而褒儀父哉今於此復言王者無外謂祭伯為奔則加以有外之辭故諱奔而不言凡傳言王者無

說以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所聞
之世為恩王父所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所傳聞之
世為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此
固未必皆傳意然傳實有以啓之矣蓋其於會稷言
內大惡諱此其日言之何遠也以為此王父之所傳
聞故不諱而日之爾今何休於此又以昭定哀為已
與父時所見文宣成襄為王父時所聞隱桓莊閔僖
為高祖曾祖時所傳聞推其大夫卒日不日為證考

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
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婚禮宗子無父母命之親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
其宗弟稱其兄故國君求婚於諸侯曰請君之玉
女與寡人共有宗廟之事此親沒之辭孰謂不稱
主人哉稱諸父兄猶云可也稱師友未之前聞豈
有合二姓之好以承其宗廟之重而師友得以主
之乎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正親沒而躬命之

者也傳但見履綸不言使故云爾不知此乃母命之辭經於履綸與公孫壽各一見正也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逆女不與也逆女非婚禮蓋謂國君圖婚於他國既納徵矣使其卿逆而歸之國中而後親迎則逆女與親迎固自不同

婚禮主人請期賓告曰某日使者反命主人曰聞命矣及期初昏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升堂再拜奠鴈降出

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隱公之母妾也傳言隱公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是未嘗致之為夫人也則經安得以夫人子氏薨稱乎不成其為夫人則非特不書葬雖薨亦不得書矣成之為夫人則非特得書薨雖葬亦得書矣薨與葬在為夫人不為夫人未有為夫人而不書葬不為夫人而得稱夫人書薨者也然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經不書王國之事吾於左氏既言之矣凡天王記崩者非記其崩也以來赴而記也不記葬者非不記其葬也以公自往會為常事而不記也其有或書葬者有不合於禮因我以卿會之非禮而併見之也若例以時而不書則何以見我往會之得禮非禮乎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不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傳為此六例專在日月也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以事繫日無有一闕者則此例盡行或可矣若當日而或闕其日經既不敢輒增則所以為例者豈不盡廢哉日月為例公羊穀梁之說也以經考之

盖無有盡契者故復以變例為之說夫褒貶取舍以義裁之則無常或可變也日月者有常而不可易日月而可變則復安所用例乎故湯葬與慢葬均於不得禮也湯葬則不及時而日慢葬則不及時而不日過時均於不能葬也或隱之而日或不隱之而日此何理也吾嘗以是徧求之未有不如是也

是兩可而得以移易者然後知所以為經者不在

則言圍所以正伐之道也豈獨疾其始哉宋人伐鄭取長葛固不以始也蓋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猶書而況邑乎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州吁不氏未三命爾當國者謂其欲篡奪以為君也凡公子公孫弑未有非篡奪者大夫與國人弑未有篡奪者何待以為別宋督弑其君與

夷此不氏者謂之當國可乎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氏者謂之不當國可乎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言不期則不得言有要之者也蓋其以汲汲為及例故於此欲強見我欲之意

秋鄆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鄆者何公子牙也何以不稱公子牙賤昌為賤與弑公

也

鞏不氏說已見左氏若以為與弒公賊傳言仲遂卒不於弒時賊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今鞏於此猶未弒隱是於隱則無罪何為而豫賊之乎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言觀非也說已見左氏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

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非也說已見左氏古者禮之大節有四而已天子也諸侯也大夫也士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此見於廟者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此見於葬者也其於樂亦然故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天子射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未有奪諸侯

而各為之制者也故惟宮室車旗衣服各隨其命數其他未有不同者何此而獨以公侯為辨乎

宋人伐鄭圍長葛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弱之殊辭也

邑不言圍以小事略之也然有所見焉則亦書圍

彭城圍戚是也若伐而圍邑此正其非伐之道則何為而不書哉經但辨伐之正不正爾安在敵之強弱何休以伐於餘丘為例此伐而不圍者自不

平言之彼戰而獲隱公則其成固已墮矣何用復使人來告乎若曰鄭實不告假之以見公獲則經未有設虛辭者也據左氏狐壤之獲蓋公為太子時事在春秋前公羊不傳事竊聞之而不審是以併經意失之也

冬來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非也說已見前

七年春

滕侯卒

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滕侯爵而謂之微國傳以為春秋貴賤不嫌同號何休云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而滕子先朝公故春秋褒之稱侯以見義此雖非傳正文即傳論之葬宣公發例曰卒何以名而葬不名

卒從正葬從主人從正云者以名告也何滕侯之卒猶不以名告乎若以為小國而不得從正則許男新臣卒男爵又在子下何以復名也蓋其意以不名見微國復以微國稱侯起問而言貴賤不嫌同號是實謂春秋託新王得擅進退諸侯爵見下有稱滕子者遂謂滕實子爵以褒而稱侯矣何休之言蓋有所授也

夏城中丘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中丘以夏城明知其非時左氏言之是矣城一邑亦國之常事何足以重言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是也以為齊年以母弟稱弟不得以屬通何弟之云哉親則非諸侯之尊弟兄親之義固以見褒貶則言之爾齊年稱弟私之也

庚寅我入邾

其言入何難也其曰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經凡直書事而不曰者皆內辭也如城楚丘戍鄭虎牢戍陳取鄟之類是矣其特言我者皆斥公以見貶之辭如齊伐我吳伐我之類是矣此本不與齊事何以見齊亦欲之乎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包來

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

無駭但滅國言終其身貶使無駭卒於桓公之世則猶當見貶於桓公是滅人之國重於弑已之君也可乎

九年春

侠卒

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傳前於無駭入極不氏言貶其始滅國於鼇伐鄭不氏言貶其與弑公則謂大夫不氏者皆經之貶

人見而名氏皆不見公子之重視大夫亦必三命而後得氏見再命則名而已此因先王之舊制以為書法者也魯次國也隱桓之世下成康為未遠猶能守先王之典禮卿大夫之命數不敢僭而相越故其卿三命當以名氏見則公子益師公子彄是也其大夫再命當以名見則無駭翬俠溺是也公羊穀梁但見莊僖以後卿大夫無不書名氏者不知大夫曰強而世卿專國無不僭而三命者故

於隱桓之世每為異論吾以其後言單伯為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推之則其所謂未命者公自命之而非天子之所命者也其意若以為天子之所命者為命大夫當以名氏見公之自命者不得為命大夫當以名見而不氏不知天子與公所命雖不同而其命数則一天子之命卿亦三命也君自命之卿亦三命也天子之命大夫亦再命也君自命之大夫亦再命也何以天子命之則曰大夫公

故終隱之篇賅也

非也說已見前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

內取外邑或書時如僖春伐邾取須朐之類或書月如宣春正月伐莒向之類或書日如文春伐邾三月甲戌取須朐之類初未嘗不日何言取邑不

其來朝褒之以為侯者也晉荀庚來尋盟衛孫良夫來尋盟不同日尚猶各見滕薛雖微國亦安得兼言之若遂以魯為王即則以諸侯而旅見非特微國也雖大國亦可矣若以周未滅魯猶列國則雖微國亦不得而旅見矣有天子在上乃使諸侯得旅見列國之君尚足以為王法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